

思旋天地 永遠懷念你——張浚生

時光荏苒，戊戌年元宵節已過，轉眼二十四節令的驚蟄也過去了。本周一正是令眾人都很驚嚇的驚蟄，天氣反常地熱，而香港股票市場卻是十分的冷。

恒生指數單日跌幅達七百點之巨，三萬點不保，股市好友特別是持有的牛證多隻被殺，港幣匯價急降，顯然香港走資明顯，當日美股的暴跌引起了全球股市大波動，而港股不幸在暴跌之前列。

錯綜複雜的金融市場，跌升升本是尋常事。惟最近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美國將對鋁及鋼材提高入口稅。為此，世界貿易戰爭將一觸即發。

新春之初，前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不幸逝世，噩耗傳來，眾人為之悲哀不已。張浚生先生的遺體告別式於周日(4號)在杭州舉行，據稱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張德江委員長、張高麗副總理等致獻花圈，梁振英政協副主席親到致哀。香港人非常懷念張浚生先生。

記得張浚生先生於上世紀八零年、九零年間在香港工作十三年之長，並在香港社會各界贏得了口碑和點讚。當時正值中英為香港回歸進行談判，也是草擬香港基本法的時候。作為中方代表的

張浚生，在此期間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在中英會談中竭盡所能，維護中央立場，更且愛護香港民主，當時張浚生與末代港督彭定康唇槍舌劍，針鋒相對。作為中方新聞發言人的他，反應及言辭都非常靈敏及準確，幾乎每日在媒體上都見到他為國為港爭取利益，致令港人對於張浚生先生印象深刻，感恩不已。

一九九八年，張浚生退休離港到杭州從事另一重要工作，就是領導浙江大學整合工作，為了青年人，為了教育，這是一項非常艱巨而有意義的任務。張浚生不忘初心，雖然離港但不時也會來香港探訪舊友，也關心香港事。

張浚生是福建客人，他來香港新華社工作時，與香港新聞界建立了友誼，有很多溝通。其中本港韓才子暱稱張浚生為「杭州張」。思旋自認半個文化界人，也與張浚生伉儷建立了友誼。

記得在數年前，思旋有事訪問上海，乘坐鐵路經杭州返港，在杭州稍作停留時探訪張浚生先生。當時張浚生雖身體不適，也特從醫院來見思旋一面，令思旋十分感動，十分感恩。料不到這次會面卻是永別了，思旋深深懷念張浚生先生，並向張浚生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請節哀順變。

張浚生先生，安息吧！

方寸不亂 抓住三八的幸福

三八國際婦女節是一個爭取權益的日子，既不是普天同慶，也沒有商業消費元素，竟如同其他節慶一樣，手機祝賀短訊還是滿滿的。在這個祝賀氾濫的年代，沒有忘卻婦女的貢獻，不失為有意義的祝賀。

三八婦女節源自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女工為抗議長時間工作和低薪等非人道的工作環境而走上街頭，這些婦女組織了工會，提出「麵包和玫瑰」的口號，要求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勞動報酬，享有選舉權，禁止使用童工。「麵包」象徵經濟上的保障，「玫瑰」象徵較好的生活質量。

香港乃富裕地區，亦貧富懸殊，大部分婦女有「麵包」又有「玫瑰」。有團體作了一項關於香港女性幸福指數調查，結果顯示幸福指數三連跌。香港婦女自評幸福指數平均分為五點六(十分為滿分)；有四成半受訪者感到不幸福，選擇五分以下；逾一成自評一至二分，是極度不幸福；只有三成多的，對自己的工作狀況、財務狀況、個人成就及夢想感到幸福。香港女性幸福指數近年年跌也是可以預期。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令女性肩負更多家庭照顧者的責任，有的還需照顧幾代人，令她們無論在職場、生活及個人發展，都受到局限。

幸福，本來就沒有標準，事事順心遂意，幸福感油然而生，香港女性教育程度高，智慧聰明，能幹獨立，太過自我，不屈於人，又怎能事事順心遂意？得知愈多，期望愈大，失望愈大，幸福遠去也是必然。先不說基層婦女，生活壓力沉重，損耗健康，照顧孩子無助，幸福只是奢談；即使是能幹獨立的職場婦女，有抱負有夢想，一旦有了家庭和孩子，個人發展難免要作出犧牲；智慧聰明的家庭主婦，太多渠道得知食物污染，世紀病疫，為家人憂完一瓣又一瓣；職場女性責任愈多，面對辦公室政治更殘酷；挑通眉眼的富太，面對的可能是感情戰爭……每天都身處無煙的戰爭狀態，又怎能感受幸福的存在？

有女朋友感嘆，窮一生的時間才參透前人那句「女子無才便是德」，我則認為，天生我才必有用，深藏不露才是德。對比前人的艱辛，我們這一代婦女，抓住三八的幸福，還是得多於失的。

七嘴八舌 為台中旅業積極打拚感動

自綠營掌權後台灣藍營受到打擊最大，因為不斷受「清算」，什麼查國民黨黨產、追究228事件、去蔣化等等，拚命去翻歷史舊賬企圖報復；另一方面是台當局處理兩岸關係問題手法嚴重影響旅遊業，業界的生意暴跌，整天喊台灣是最民主的地方以此自豪的人卻忘了讓人憂心忡忡的台灣經濟，市民的生活水平無法提升。你無法否定台灣最繁盛的年代就是沒有頻密政黨輪替的時代。驗證了狂熱搞政治是會搞垮社會，影響社會向前發展的。

同台灣人聊天時知道他們其實也很清楚這點，他們都只會說一句：沒辦法呀，這就是台灣！感受到他們有點無奈，但不會太抱怨，願意忍耐。因為他們未至於去到水深火熱的境況，而且可以不斷寄望下一個選舉就好了，在希望與失望的軌跡中循環着。

聽到，看到旅遊業在東南亞港澳拚命推廣，希望多些人赴台，讓他們的酒店、民宿、旅遊巴士客常滿，填補一下內地客銳減的損失，很感動，都忍不住向他們講聲加油！內地客人遲早會再來。他們會笑口回答，會嗎？可能要幾年後，所以當2月底國台辦宣佈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31條」開放措施後，那些真正的實業

家，追求美好生活的人都很高興，有助找到一些可以繼續商貿往來的途徑，他們感受到內地政府的善意，不是當你外人而是當兄弟，是想大家都好。

前天台中觀光局陳盛山率領近40位台中觀光業者到港，推廣主題體驗旅遊及宣傳由2018年11月3日至2019年4月24日，為期173天的「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這麼早就開始推廣，真夠誠意、祝他50萬入境人數早日達成！活動邀請近50位港澳媒體、旅行社代表享用下午茶方式，感受台中按摩、茶、咖啡、糕餅手作DIY、美食的幸福魅力，如此細膩用心推廣的手法獲得一致好評。

中途，陳盛山更即與親身上陣扮賽車手搶了不少記者鏡頭。他趁機推介台中熱門打卡景點：高美濕地、歌劇院、湖心亭、路思義教堂、「彩虹眷村」珍珠奶茶、太陽餅、梨山水蜜桃、外埔火龍果、文心蘭等，而且每天8班以上直飛航班往返台中與香港兩地，單向航程100分鐘，比台北近，力薦港澳旅客可在花博期間規劃專屬的特色主題體驗旅程，深度享受旅遊台中。官員盡力協助業界推廣，和業者溝通合作非常緊密。沒有被扣什麼「官商勾結」帽子，這點看事情的眼光視野角度比香港人高哩。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婦女當自強

這題目，當然借用自人人熟知的「男兒當自強」，落稿時記起本文三月八號見報是國際婦女節，就先定題目而後行文了。

過去每年三八，總有婦女團體講話，主題呼籲男女平等，從曾祖母年代到今時今日，也都筋疲力竭了。男女平等不平等，除了先天生理條件，社會上職場地位還有值得爭議的空間，不過放眼這幾年來，抬頭婦女多起來，漸漸也不讓鬚眉了。

不是嗎？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元首，就比過去任何年代增加了不知多少倍，公營私營機構，當中也有不少女性高級主管，大財團更不乏女性掌政，連一向男士稱雄的運動場上也出現了不少女將。現代婚姻中，一家之主也不一定是傳統的男主人，而且這現象未必出自夫妻外出工作的家庭，很多全職主婦都擁有前所未有的話事話語權；經常在一般家庭聚會裡，你會發覺點菜時都多由太太全權作主，閒談到社會問題，也是女的意見多而聲音大。

新一代也是宅男宅女多，很多家庭中的90後，女兒比兒子喜歡戶外活動較常見，千禧後更不用說，就是今日剛會走路的小女孩，蕩鞦韆玩滑板，膽識完全差不過小男孩，自從男孩子戴過耳環女孩子穿過牛仔褲後，兩性都同樣具陽剛氣了，這現象已由女性踏足社會工作之後一天比一天強烈起來，說女兒受到活躍母親內在潛伏的基因影響，也許便是前人所謂「胎教」了。

過去只有男性有意識為稻梁謀，今日女性何嘗不然？有項調查便說香港富婆平均多過富翁，平日娛樂場所女觀眾的擠迫和零售商店多賣女士用品，慶祝三八，吃喝玩樂，都是女士們自己掏腰包了。

男女平等絕不是女性向男性求得，主要是來自女性自己爭取，新時代女性投入社會工作之後，大多已自覺進修而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大學裡頭不少科目女生就比男生還要多，女生心志從而可見一斑。

過去只有男性有意識為稻梁謀，今日女性何嘗不然？有項調查便說香港富婆平均多過富翁，平日娛樂場所女觀眾的擠迫和零售商店多賣女士用品，慶祝三八，吃喝玩樂，都是女士們自己掏腰包了。



三八婦女節插圖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街頭表演者

以前到歐洲浪遊，除了參觀名勝古蹟、逛博物館、逛名街市集外，我很享受在普通小街自由踴躍，品味平常人家的生活。不時遇到一些街頭表演者，他們孤獨而陶醉地演出，前面放着琴盒或籃子，當中有些零零散散的硬幣和鈔票。

通常，歐遊日記會把這道風景寫得奇趣，閱者也會感覺到濃厚的藝術氣息，歐洲古文明的文化想像躍然紙上。不過，曾幾何時，當同樣的場景或鏡頭出現在我們東方的土地上，尤其是包括港澳台在內的中國土地上，這道風景可能就變了調：街頭行乞。

同樣在街頭彈唱，同樣有人投以硬幣或鈔票，在歐洲，成為藝術普及化的象徵，到了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卻猶如乞丐求賞般卑賤。

當中，自然有觀念異同的問題，也有文化習慣和身份自覺的因素。可幸，近年現象或文化隔閡有了質的改變，無論在香港、台北或內地的大城市，我們不時遇到這類街頭表演者，他們的技藝或許不如佔據藝術殿堂中的藝術家高超，但真誠程度絕對不低，由於接地氣，有時更能感動人。

我家附近有個公園和廣場，節假日期間不時有政府或地區組織搞些遊藝活動，而平時的周末和晚上則不時有年輕人表演。我經過時，也會駐足欣賞。與其說我欣賞這些個體表演者的技藝，不如說我欽佩他們對藝術的執著，以及創造機會的勇氣。

其實，香港近年湧現不少這類街頭表演者，而且日益年輕化，他們不像前輩們般閃閃縮縮，而是大大方方地表演，並坦言，表演除了需要掌聲和滿足感外，也需要觀眾資助。

這是年輕人乃至中年人爭取機會的方法，不失為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比那些終日自怨自艾或不停投訴的人進取。對途人來說，只要演出對環境不構成滋擾，也樂於打賞一點小錢，作為鼓勵。這是你情我願、各取所需的合作形式。

因為場地簡陋，沒有包裝，也沒有保障，跟觀眾的距離也最接近，讚美和批評都是那麼直接，可以很興奮，也可以很殘酷，一切是那麼真實！

一個社會的公民素質和文明程度往往從如何善待街頭表演者看出，畢竟，他們也為這座城市或這條街道增添不一樣的民間風味，並自成一格，同時對藝術普及化起了作用。

蘇東坡的惠州

喜歡蘇東坡，早期作品大氣磅礴，豪邁奔放，後期空靈雋永、曠達清淡，他的學問、胸襟和見識皆非一般。蘇東坡的成就不止在文學，還精於書畫，乃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奇才。中國文學史把他定為北宋文壇領袖，並用他本人的兩句話來概括他的詩文意境「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今年首個行程安排惠州，非為蘇東坡，而是應邀辦「聽香——朵拉水墨畫展」和演講及「朵拉文情畫意研討會」。最早聽到惠州，倒是在蘇東坡詩裡「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句是蘇東坡對自己一生的總結。讀的時候，不知惠州究竟在哪兒？南洋課本，不讀中國地理歷史，單憑個人興趣和愛好，到書店慢慢搜尋，有時還要靠點機緣。生活中認識一些惠州人，多是企業界大佬，他們在一起講話，用的方言聽起來像客話。面對商人，不會傻到去提起蘇東坡，徒然叫他們發窘，叫自己尷尬。按我看惠州人都是精明的生意人。

對蘇東坡的惠州和對惠州人的認識僅僅於此。上午抵惠州，在火車站接我的X老師說，下午帶你逛西湖去。X老師到酒店來時，建議先去看西湖的黃昏，經過西湖幾個著名景點後出去吃晚飯，再回返西湖看花燈博覽會夜景。我側重一個問題：「到西湖會見到蘇東坡嗎？」

惠州西湖位於惠州府城之西，原名豐湖。宋紹聖元年(1094)蘇東坡貶謫惠州，一回酒至半醉寫了首詩「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西湖從此取代豐湖。這些都記錄在案，明代學者張萱在《惠州西湖歌》說「惠州西湖嶺之東，標名亦自東坡公」。清代惠州詩人亦云：「北客幾人謫南粵，東坡到處有西湖。」

車子到西湖，X老師說若看蘇東坡要走快一點。為迎接花燈博覽會，平常被讚賞為「淡雅可人」的惠州西湖今日濃妝豔抹。大門進去是條湖堤，北宋年間始建，蘇東坡到來時已損壞不堪，他重新修建時帶頭捐資，連自己官服的犀帶也捐出來，因而被稱蘇公堤，簡稱蘇堤。步上蘇堤時轉頭一看，門口牌坊背面是蘇東坡題的「山水秀逸」。西湖公園有熟悉的紫荊

花、木棉花和鳳凰木，不同形狀和色調的紫紅色花在午後的陽光細雨中絢爛綻放，陶醉的我又聽說惠州西湖有「五湖六橋十八景」，其中「蘇堤玩月」2006年獲惠州市民評選得票第一。清朝文學家吳騫有詩「茫茫水月漾湖天，人在蘇堤千頃邊，多少管窺詩見月，可知月在此間圓。」寫的即是此景。急急拍下湖邊圓月般的題字雕塑「蘇堤玩月」，左顧右望想要設法拍一些不受花燈阻擋的自然光樹照片，卻聽X老師提醒：「我們的時間有點趕。」步履匆匆忙忙往奔走，蘇東坡紀念館是幾點開門的呢？沒問，X老師一路忙碌接和打手機。

終於，抬頭見蘇東坡立於台階上。台階前地面上綠色大字是東坡手跡：「不妨長作嶺南人」。每當荔枝成熟季，南洋人吃進口的肉厚籽小甜香味美的糯米糍時，便要念一遍蘇東坡的：「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黃梅次第新。日啜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唸到今天才知，原來是蘇東坡在惠州吃荔枝時寫的，題目叫《惠州一絕》。真是惠州行一大收穫。

遊人爭着和手握卷書的東坡居士合影，我們自然不免俗，之後穿過右邊「修竹廊」走進蘇東坡紀念館。館內陳列有關蘇東坡的文物和圖片，包括書法詩文等共200餘件，其中10多幅是蘇東坡在惠州的作品，後來流落外地，尋到後複製收在館內展出。進門時已近開館時間，遲到的觀光客唯能匆匆一瞥。

東坡園裡處處竹子，中國文人向來把竹子看成氣節、風骨以及虛心、恭謙的代表，竹的形象與風姿在文人畫家筆下剛直不阿。蘇東坡喜歡竹也善於畫竹，他留下著名的名詩「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使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來到今天，仍有人朗朗上口。

從左邊下台階，遇見王朝雲和蘇東坡，再過去是朝雲墓。墓的一側石刻碑銘，文字和圖畫記載兩人的愛情故事。墓前有「六如亭」，朝雲臨終前給蘇東坡留下的遺言是金剛經的「六如偈」。清道光年間名士林兆龍題「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金剛經」和「心經」的名句，刻於「六如亭」的柱子上。

「六如亭」旁，貌美如花的王朝雲雕像端坐石頭上。漂亮溫柔的朝雲深得東坡寵愛，最耳熟能詳的故事：某日東坡指着自己的腹部問侍妾：你們有誰知道這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嗎？一個回答：「文章。」另一個答：「見識。」蘇東坡都搖頭，王朝雲這時笑說：「您滿肚子的不合時宜。」蘇東坡捧腹大笑：「知我者，唯朝雲也！」

所有吃豬肉的華人，都不會搖頭拒絕「東坡肉」，聽說亦是出自朝雲之手。進得廚房，出得廳堂的朝雲，比東坡年輕27歲，跟蘇到惠州時，不過30歲出頭，到了惠州，蘇身邊的侍妾眼看主人沒東山再起的希望，紛紛離去，朝雲始終陪在身邊。可惜紅顏薄命，得了瘟疫不治。朝雲死後蘇東坡撰副對聯，刻在「六如亭」另一對柱子上：「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清朝書法家尹秉綏任惠州知府時，特地重修「朝雲墓」和「六如亭」，他是欽慕蘇的才學，或為兩人的愛情感動？應該都有。

蘇在惠州為當地人民做了許多事，包括推廣教育，並寫下160首詩詞和幾十篇散文，惠州因此名揚四海，文人墨客以到惠州聚會甚至辦書院為榮，這使得惠州人才輩出。清代詩人江逢辰說：「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這回到惠州看見蘇東坡，再也不敢把惠州人完全歸類為市儈的商人。

惠州的美和惠州人的好，叫蘇東坡生出「不辭長作嶺南人」之感，他還真的買地建房子打長居。房子落成後才住兩個多月，又接到聖旨，把他貶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島。一般人都把貶謫當成苦難，但蘇東坡卻有辦法把生活過得如意，最後還說一生的成就和功業就在他貶謫時居住的三個地方「黃州惠州和儋州」。梅花香自苦寒來，蘇東坡的瀟灑自古難求。

穿過西湖去晚餐，回來看西湖燈會。「賞西湖，逛花燈」是惠州的年俗，花燈博覽會已連續辦了十屆。西湖景區48組燈燈展現惠州的「民俗味、鵝城韻、人文情」，以流光溢彩，火樹銀花的璀璨光影打造「美麗惠州，幸福惠城」。其實，惠州有了蘇東坡，就已經是「美麗惠州，幸福惠城」呀！

琴台絮語 伍采呆

近兩年來，文化類綜藝節目開始火爆，從《中國詩詞大會》、《見字如面》到《朗讀者》，從電視熒幕到網絡視頻，掀起一陣觀眾追捧的熱潮。

網絡上對這些節目的評論都很高，曰「《中國詩詞大會》是通過展現詩詞之美，喚醒人們對古典詩詞的記憶，從古人的智慧中汲取中華傳統文化的營養，涵養當下生活」；《見字如面》是「用書信打開歷史節點，帶領觀眾走進那些依然鮮活的時代背景、人生故事，去觸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懷和社會風物，重新領會中國人的精神情懷與生活智慧」；而《朗讀者》則是「選用精美的文字，用最平實的情感讀出文字背後的價值，實現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傳導作用」。據說，這些文化節目被網友譽為在「娛樂至死」的節目中的「一股清流」。

誠然，在這個娛樂無底線的時代，各種各樣的選秀、真人秀節目確實已讓稍有頭腦的觀眾們感到厭煩了，所以《中國詩詞大會》等類似文化節目的出現，實際上也代表了一種文化的回歸，即使很有限。這一類文化節目的回歸，在短期內形成了一種集體化的傾向，可以預測將來還會有多更多此類節目加入，一方面它標誌着娛樂時代正在走向末路，文化在適度地回歸，這當然應該視為

當文化成為娛樂的點心

一個可喜的現象。但另一方面，我們切不能高興得太早，看到這些零星節目就以為電視人好像突然開始文化起來了。其實，如果經過認真地思考，我們仍然不免感到憂慮。

首先從電視台的角度來說，他們絕不會因為是文化自覺，或者在突然之間感到文化的尊貴才做了這些節目。歸根結底，他們還是基於收視率的考慮，那些選秀、真人秀節目的收視率已經逐漸開始下降，受到觀眾的冷落，所以他們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一種選擇，畢竟「審醜」也會疲勞的。

從目前最為火爆的幾檔節目我們就能看出一些端倪：除了《中國詩詞大會》是走平民化的面向全民的路線，《見字如面》是從英國移植過來的舶來品，《朗讀者》和它的模式一樣，都是集結了許多自帶光環和粉絲的明星上陣的節目，披着高大上的「文化」外衣，用的仍舊是換湯不換藥的明星效應。說到底，在明星、演員聲量並茂的朗讀下，「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恐怕是明星們，而不是文化本身。

如此看來，文化的根本觀感還在於文化自身的回歸，而不是靠綜藝的娛樂方式，更不能靠一時的明星效應。縱觀古今中外，無論在哪個時代，即便是在文化最黑暗的時候，也總有幾個真正的讀書人，可是這絕不意味着大部分人都都在讀書，

尤其是在當下這個絕大部分人被電腦、手機綁架的連閱讀都變成了電子化、碎片化的時代。當我們的學校每天還在進行分數教育，還在對學生灌輸各種各樣的所謂實用的技能，遠離我們的人文教育的時候，我們更應該知道，文化的回歸是不能寄望於電視屏幕和網絡視頻的，如果依賴娛樂就糟了。要讓文化真正地回歸，我們只能依靠教育，我們的學校、家庭、社會都有義務去做到這一點：讓孩子從識字開始，就能夠接觸到中華最優美的文字，詩經、唐詩、宋詞、三字經……要讓孩子們從小就熟讀我們祖先那些優美、睿智的文字，他們才能夠把傳統文化滲透到血脈裡面和骨肉裡面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表演式地、炫技式地讓我們覺得突然之間好像長出了很多文化的種子。尤其是有些知道內情的人爆出內幕，有些孩子是靠電視台發給的節目台本臨時抱佛腳的，所以掌握且慢。

而且光靠電視上這幾個文化種子是不夠的，我們不能依賴電視節目，而應該依賴我們扎扎實實的教育。如果學校每天還在讓孩子天天背英語單詞而忽略經典詩文，這些明星也只的培養下一代中華文化的種子，那個時候這類文化節目倒反而不需要在電視上存在了，因為它已經深入人心。